

蛙鸣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

■唐兰荣

常常会想起山野里的村庄，此时的乡下，该有春天太多的惊喜了吧。

乍暖还寒中，当人们思维还停留在寒冷的冬季，大地却已悄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鸣蛙当晚日，惊蛰动春雷”，一个周末，久住闹市的我，一时兴起，决定到乡下老家去，去看月夜，去听蛙声。果不其然，更深夜静，窗外传来了清脆悦耳的蛙声。倘若是不小时候，在这幸福、快乐的夜晚，我就会依偎在慈爱的母亲身旁，枕着交响曲般的蛙声，很快进入甜蜜的梦乡。

惊蛰后的第一声蛙鸣，最能让人感觉春天脚步的回归，恍悟季节的变更，令人欣喜而振奋。沟渠、池塘、小溪，只要有水流淌，只要月光所及，就是蛙声的世界。蛙的动员能力很强，起初，春是不为所动的。但扛不了几天，这声响就把春姑娘的心给扶持了。这蛙声像一声声号角，冲破冰河，响彻田野，引领着万物起身，浩浩荡荡地赶往春天的路上。热烈、激荡、欢快，像火辣辣的情歌，唱醒几场透雨，唱得桃花红了脸，杏花含了羞，所有柳树都开始“抄袭”松柏的颜色，推陈出新换绿装。野草的性子更急，索性一脚蹬开被子，不管不顾地抢穿春的流行色。雄浑、质朴、自然，像家乡的方言，借助独有的烟火味漫过池塘，无孔不入地敲打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和农人们在稻田里播下的谷种们一起生根发芽，一起茂盛成长。

春雷由远而近滚滚而来，一夜细雨过后，蛙声则更嘹亮，更亢长。像村里露天电影开场前的加映片，更像乡下大戏开唱前的开场锣，把田野震得摇摇晃晃。我忽然感到，这时而温婉缠绵，时而铿锵有力，时而透明，时而浑厚的乡村蛙声，听起来那样真诚、亲切、动人，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多年来谋面的村庄的距离。我仿佛闻到了挂满枝头的芳香，想象着破土的竹笋，拔节的麦苗， 孕穗的稻谷……

在乡村长大的人都知道，蛙声起于“仲春”，先是“呱呱——”一声独唱，慢吞吞地，短促的，没有派头，不择场地，不需预热，更不装腔作势。在稻田里，在小溪旁，它都能找到感觉，虽不嘹亮，但传得低沉清脆。至谷雨，小蝌蚪变成了小青蛙，加入了鸣叫的行列，于是蛙声渐密渐骤，这一边刚唱响，那一边立刻应和。再至小满，便满耳蛙声如鼓，天地间仿佛全被蛙声覆盖了，上演的是一场精彩的大合唱。

“呱呱——呱呱——”，一声高过一声，一波高过一波。村庄、田野、溪渠……全部打开了音乐的闸门，蛙声缤纷一片，从四面八方漫了上来，仿佛淹没了村庄。稚嫩的、粗壮的、豪放的，最终不分彼此抱成一团，汇成一片蓝色古典音乐的海洋，把乡村深深地拥入怀中，氤氲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间。像农人般爽朗，充满丰收的喜悦；像青年男女的恋曲，热烈而甜蜜。

蛙声其实并不单调划一，仔细聆听，纷纷扬扬回响起畔的蛙声，其节律音调并不相同，时而稀疏如古刹晨钟，时而繁密如疾雨骤至，时而舒缓如小河流水，时而激越如春江潮涌。听来或高或低，或近或远，或粗亢高昂或清越婉约，疏密有致，浑然天成。蛙们被春雨清洗过的嗓子，发出铜管乐器的吹奏声，此起彼伏，干净而有磁性。蛙声与田园之青翠、沟渠之清流、星月之辉映融为一体，其自然、恬美、纯粹之声，是任何技艺高超的乐师也难以合成的天籁之音。没有指挥，却自然协调，有了开端，便不会间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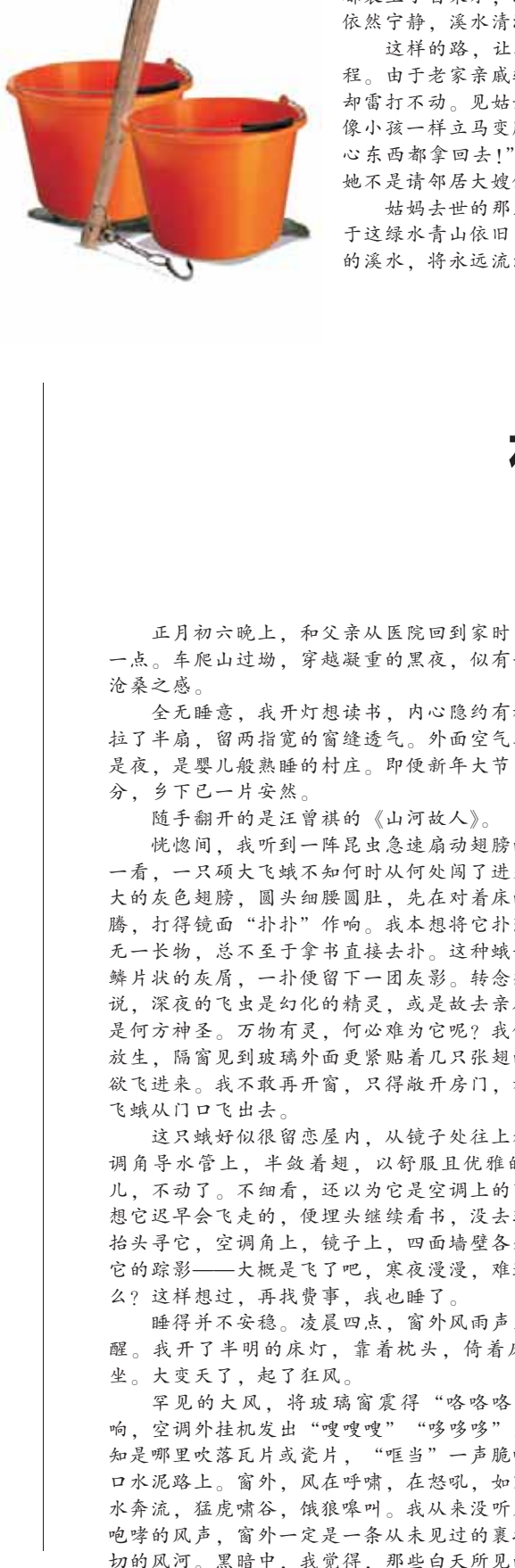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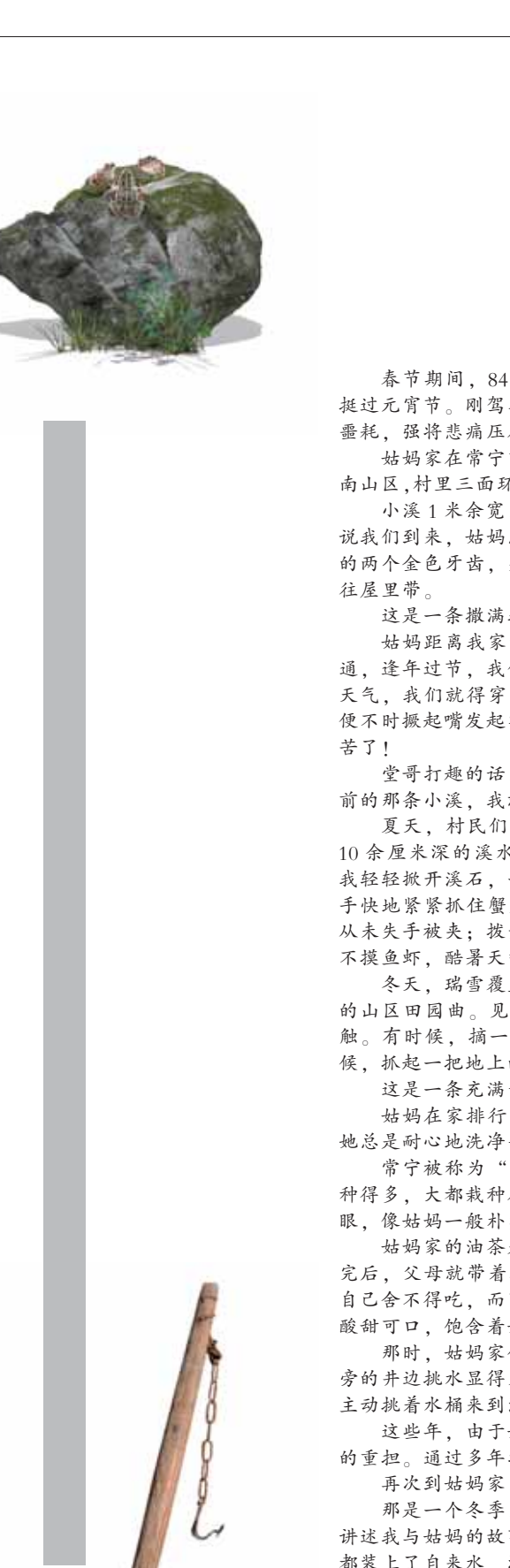
实际上，听蛙声最妙的时刻是傍晚。尤其是一阵微雨过后，云已散，天晴朗，彩虹悬挂上空，晚霞欲消散，夜幕将四合，田园清朗得只剩下蛙声一片。南宋诗人陆游描写此境：“蛙声经雨壮，萤点避风稀。”一个“壮”字，传神地写出了雨后蛙声的雄壮与热闹。而“鼓吹娱俗耳，蛙鸣惬雅怀”，北宋文学家司马光则把蛙声当一种高雅的情趣来欣赏。这来自田野的声音，有泥土的朴实厚重，聚自然之音，凝风华之气，又带着诉不尽的乡愁。到了月上树梢，繁星点点，一人静静坐在小河边，细听蛙声合唱。于是，胸中一股诗意猛然袭来，或许不及韩愈“一夜青蛙鸣到晚，恰如方口钓鱼时”的闲适，但“何处最添诗客兴，黄昏烟雨乱蛙声”，却有着晚唐诗人韦庄立尽黄昏、看远处细雨蒙蒙的雅兴。

听着这蛙声，农人们的底气儿也足了，干劲儿也足了。他们扛着锄头，点燃一支烟，立在雨后的田野里，深吸一口，惬意地长嘘一口，吐一串或一团烟雾，笑容和春天的阳光一样灿烂，成为这声响里生动的风景。此时，回家休假的父亲就抖擞精神，开始牵着耕牛，吆喝着犁田、耙田了。老牛和父亲一起感受生命的辽阔，在广袤的田野上书写出“力量”和“高远”。此时的蛙们也埋藏在丛林深处、溪岸旁边，看农人们用亮晶晶的汗水、闪亮的犁铧、老牛的叫鸣，把一个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打磨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美丽容颜。有农谚云：“蛙满塘，谷满仓。”可见田园里只要有群蛙出动，叫声不绝，就预示着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好年景。

蛙声穿透了水稻的童年，也贯穿乡村少年的童年。每当蛙声如潮的季节到来，我总会莫名地产生心动，冲出城市，喜欢在家乡撒满泥土清香的田间散步，喜欢在留下过儿时记忆的池塘边驻足徘徊，喜欢看那团丰沛春雨而涨满的水面上，青蛙游动跳跃溅起的层层涟漪，一圈又一圈地荡漾开去。原来蛙叫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是我心灵深处最纯净的乡音，鲜活了我平淡的童年、少年，融入我的生命、我的梦境。

时光流水般悄悄走远，在异乡漂泊的日子，或许是忙碌于生计，聆听蛙声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是这绿色的乡音，竟带着泥土的气息像庄稼一样在枕边生长，原来让自己沉醉不醒的竟是这一片活蹦乱跳的蛙声。偶尔有蛙声飘过，恍惚中，我竟看见年少的自己在水边嬉戏，蓝天白云倒影其间。那时候，我还喜欢摇头晃脑地背诵：“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这声声蛙鸣挟裹着泥土的芬芳，勾起了回忆，蓬勃了思想，丰富了情怀，是最深情的呼唤，是最殷切的叮嘱，是最热烈的期盼，是最刻骨的思念，也是温暖，是激情，是力量，是丰收，更是让人听出了乡村的宽广、浑然而厚实，听出了家乡人用汗水和艰辛谱写田园生活的诗情画意。“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不再是诗词里的名句，也不再是往日的缕缕乡愁，它们实实在在地紧贴乡村的胸脯，融入我们的生活，融入乡村振兴的滚滚洪流中。



制图：何芬

亲情小溪

■张铁国

春节期间，84岁的姑妈驾鹤西去了。病痛折磨了近半年，一向坚强爱笑的她还是没能挺过元宵节。刚驾车抵达广东的表哥友良不得不掉转头头往家里赶。正在福州上班的我闻此噩耗，强将悲痛压在心头，订了张机票飞回老家衡阳。

姑妈家在常宁市板桥镇干沙港村背江组,这是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自然村,也是典型的湘南山区,村里三面环山,唯一一条水泥路伴着路边的小溪通往山外。

小溪1米余宽，汇集着山上的泉水，它清澈见底，水流不紧不慢，日夜不息。当年，听说我们到来，姑妈总是站在溪边的水泥晒禾坪上翘首期盼。见到我们后，她笑起来露出镶嵌的两个金色牙齿，身高不及我肩部的她总是习惯地伸出温暖的左手拉着我的右手，然后把我往屋里带。

这是一条撒满我童年记忆的小溪。

姑妈距离我家的罗桥镇10余公里，是我最近的亲戚。小时候，由于交通不便，道路不通，逢年过节，我们都是走田埂、沿水渠步行前往，需歇脚二三次才能抵达，要是遇到雨雪天气，我们就得穿雨靴，泥巴常常溅得后背的衣服上星星点点，以至于堂哥细展走得累了，便不时搬起嘴发起牢骚来：真是的，这姑妈当时嫁这么远，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把我们害苦了！

堂哥打趣的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却也说出了我们的内心话，但只要一想到姑妈家村前的那条小溪，我就有了前行的动力。

夏天，村民们在溪边洗衣服。我则从姑妈家拿来一个脸盆或桶，脱下鞋袜，赤脚深入10余厘米深的溪水里，脚板踩在细粒柔軟的沙砾上，一如踩在地毯上。在表哥的带领下，我轻轻掀开溪石，一只只小小的螃蟹便暴露眼皮底下，我不失时机地避开它的双钳，眼疾手快地紧紧抓住蟹盖两侧，“战利品”就此到手。那时，我虽然年少，但因常年抓鱼摸虾，从未失手被夹；拨开两旁的草丛，鱼、虾自然不少。我们为每次有收获而激动、开心。就算不摸鱼虾，酷暑天气里，在冰凉的溪水中嬉戏玩耍，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冬天，瑞雪覆盖，万物俱寂，唯有溪流潺潺、哗哗的水流声仿佛在日夜奏唱着一曲和谐的山区田园曲。见溪流上冒着热气，我全然不顾严寒，将手伸入微温的溪水中与之亲密接触。有时候，摘一树枝或竹条，将溪边草木上的积雪抽打，使其落入水中逐渐消融；有时候，抓起一把地上的雪捏成一个雪团，使劲地砸到溪水中，看水花四溅，为自己找乐子。

这是一条充满亲情的小溪。

姑妈在家排行第四，名曰四娥，她性格开朗，对我们侄辈关爱有加。我们摸来的鱼蟹，她总是耐心地洗净杀好，用山茶油炸给我们吃，这也成了她家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常宁被称为“中国油茶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栽种山茶油。姑妈家地广山多，油茶树种得多，大都栽种在陡峭而肥沃的山上，受贫瘠、耐寂寞，日常无需施肥打理，显得并不起眼，像姑妈一般朴实善良的山民。沿着这条溪，一直往山里而走，就可抵达油茶山。

姑妈家的油茶是霜降茶，成熟季节正好与我们丘陵地带的寒露茶错开，每年我们家采摘完后，父母就带着我帮助姑妈家采摘油茶果。每当这时，姑妈和姑父总会采些山中的藤蓼，自己舍不得吃，而留给我吃。这些野果对生长条件要求极高，那一个个鸽子蛋般大小的野果酸甜可口，饱含着姑妈深深的爱。那味道，成了我多年来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时，姑妈家住在半山腰，到溪边要经过三四十度幅度的100余米窄小石阶，到溪流一旁的井边挑水显得尤为艰难。无论是上学还是参军后回来探亲，只要到姑妈家做客，我就会主动挑着水桶来到溪边的井中，将姑妈家的水缸挑满水，以减轻她和家人的负担。

这些年，由于姑父已去世，初中未毕业便辍学的表哥早早地前往广东打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通过多年打拼，他在广东创业小有成就，于是，姑妈便过去帮助其照看三个儿女。

再次到姑妈家，我已过而立之年。

那是一个冬季，一层薄雾将山区笼罩，仿佛人间仙境。我带着妻儿行走在溪边，向他们讲述我与姑妈的故事，回忆起在溪边的童年时光。此时，表哥已经在山下建房，村民们家里都装上了自来水，添置了洗衣机，村民们不用再到溪边洗衣，几只鸭子在溪水中打闹，山区依然宁静，溪水清澈如昨，以往通往外界的泥土路也被一条新修的水泥路取代。

这样的路，让我们驾车前来走亲戚更便利了。过去徒步走大半天，如今仅10多分钟车程。由于老家亲戚较多，我回来时间匆忙，众多亲戚家无法一一就餐，但老姑妈家的这顿饭却雷打不动。见姑妈年事已高，我不想给老人添麻烦，但只要我以各种理由推辞，姑妈就会像小孩一样立马变脸：“你不吃饭，就是看不起姑姑，那你以后莫到我屋里来，你把这些礼心东西都拿回去！”前几年，她下厨自己做饭菜，这几年年纪大了，也担心不合我们口味，她不是请邻居大嫂做，就是让表嫂做。

姑妈去世的那几天，我彻夜守在她的灵前发呆，也常常站在溪边，任思绪飘远。我感慨于这绿水青山依旧，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姑妈。我想，姑妈虽然离开了，但我心中那条亲情的溪水，将永远流淌在心底，那水，依然是那样清澈见底……

夜来风雨声

■陈中奇

正月初六晚上，和父亲从医院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十一点。车爬山过坳，穿越凝重的黑夜，似有一种历经人世沧桑之感。

全无睡意，我开灯想读书，内心隐约有种饥渴。窗帘拉了半扇，留两指宽的窗缝透气。外面空气真好啊！窗外是夜，是婴儿般熟睡的村庄。即便新年大节，到这午夜时分，乡下已一片安然。

随手翻开的是汪曾祺的《山河故人》。

恍惚间，我听到一阵昆虫急速扇动翅膀的声音。抬头一看，一只硕大飞蛾不知何时从何处闯了进来，扑闪着宽大的灰色翅膀，圆头细腰圆肚，先在对准床的穿衣镜上扑腾，打得镜面“扑扑”作响。我本想将它扑落，奈何身边无一长物，总不至于拿手直接去扑。这种蛾子，翅上满是鳞片状的灰屑，一扑便留下一团灰影。转念想起，母亲常说，深夜的飞虫是幻化的精灵，或是故去亲人的亡灵，或是何方神圣。万物有灵，何必难为它呢？我便起身去开窗放生，隔窗见到玻璃外面更紧贴着几只张翅的蛾子，作势欲飞进来。我不敢再开窗，只得敞开房门，希望室内的大飞蛾从门口飞出去。

这只蛾好似很留恋屋内，从镜子处往上旋飞，停在空调角导水管上，半敛着翅，以舒服且优雅的姿势歇在那儿，不动了。不细看，还以为它是空调上的商标图案。我想它迟早会飞走的，便理头继续看书，没去理。等我再次抬头寻它，空调角上，镜子上，四面墙壁各处，都已不见它的踪影——大概是飞了吧，寒夜漫漫，难道它不要睡觉么？这样想过，再找费事，我也睡了。

睡得并不安稳。凌晨四点，窗外风雨声大作，将我惊醒。我开了半明的床灯，靠着枕头，倚着床背，拥被而坐。大变天了，起了狂风。

罕见的大风，将玻璃窗震得“咯咯咯”“嘟嘟嘟”响，空调外挂机发出“嗖嗖嗖”“哆哆哆”穿透之声，不知是哪里吹落瓦片或瓷片，“咣当”一声脆响，摔碎在门口水泥路上。窗外，风在呼啸，在怒吼，如万马嘶鸣，洪水奔流，猛虎啸谷，饿狼嚎叫。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浩荡咆哮的风声，窗外一定是一条从未见过的裹挟一切摧毁一切的风河。黑暗中，我觉得，那些白天所见的起伏山丘和林立树木仿佛被吹化了，荡然无存了，怎么一点阻滞和障碍也没有，任凭这样的狂风在怒吼呼啸，一马平川。细听，好像又是有的，山上树林“呼呼呼”，在大幅摇摆，粗壮枝丫“咯吱咯吱”，摩擦声大作。我觉得身处的房屋

如一座孤岛，单薄，渺小，脆弱，仿佛漂在这黑夜之中，漂在这风声之中，无所依凭地打着旋转，并微微发着颤抖。

风声里，黑夜很庞大，无边无际。我甚至没胆掀开窗帘，往窗外瞄上一眼。我只是肉眼看惯了乡村的白天，一切平平静静的，而黑夜呢，我所知何其少！白天属于那些生生不息不停劳作的农人，而黑夜又属于谁？这样暴躁狂怒的夜，是不是有另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世界又是如何运行，为什么今夜让人心生恐惧，难道仅是因为这逼窄的遍布丘陵的小村庄竟吹出北方旷野横扫千军的啸叫寒风吗，难道仅是因为我内心不宁静而生出胆怯吗？未知的，比我听到的一切，也许要广大辽阔万亿倍，而且这将是永远的未知，这才是恐惧的根由。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懂乡村，而是真的不懂，越来越不懂，由此心生敬畏。

正在奇怪有风为何没雨？雨就来了。蚕豆大的雨，“乒乒乓乓”砸在空调外挂机铁壳上，“扑扑扑”像鸟屎一样点滴分明斜落在窗玻璃上，留下椭圆雨痕。雨点，特别大滴，像人的眼泪吗，急于表达强烈执着的情感时流的泪。瞬间，雨急急变大，在屋顶上爆豆子似的响成一片，可清晰听见门口路面上也响起了雨砸地的声音。风仍在呼呼横刮，雨声在飘忽，一忽儿近，一忽儿远，一会儿正，一会儿斜，一时骤，一时缓。风雨联手席卷之势，持续并不久，像一个人的狂怒总是短暂的，之后渐渐啞哑了，呜呜咽咽地退潮了，像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哭着离去似的。听久了，心生寒意。

睡意又涌上来，我在风雨声中渐入迷糊，不知道后来又历经几轮几番。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片树叶漂在小河里，漂啊漂啊漂啊，像屋门前那条哗哗作响的溪沟，又像是别处见过的某条河流，树叶在水里打着漩，它不知道要漂到哪里去……又好像是浊黄浊黄的洪水泛滥，稻田的秧苗全都倒伏了，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

第二天清晨，母亲提起夜里的大风大雨，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到门外看，地面却并未起泥，门口桂花树上挂满雨水，心头油然而浮现陆游的诗：“夜圆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当天我就要返程，收拾行装时，在穿衣镜前一条烟的背面，意外发现昨晚那遍寻不见的飞蛾，肚皮鼓胀，几乎与躯体翼不成正常比率，或许怀了好多崽。我推开窗，抖落下去，见它张开翅膀，跌跌撞撞飞走了。

菩萨蛮·登勾头峰二首

■刘 伟

一

勾头近觀湘江绿，南瞧北眺烟波渚。揽胜丽崎攀，大观无限间。

祝融身后矗，雁翼横云翥。苍莽可经看，乾坤独浩然。

二

捷足杖谷春山绕，寻芳逸兴登岩峭。静看日边鸿，偶闻仙阙声。

远峰近水小，轶事人称道。奇景毓山灵，花开随处逢。

正是春归来

■旷立德

听老人们说，立春是春天的信使，雨水是春天的序曲，惊蛰才是春天的华章。只有惊蛰过去的雷声，才能惊醒了沉睡的天地。这时节，虽然天气仍然阴沉寒冷，刮来的风却渐渐柔和起来，出门时，不用再戴个耳罩了。

农谚说，“春分春分，百草返青”，时节到了，春天的脚步便很坚定地迈进了这一方山水。万物在这柔和的春风里也欣然起来；映入眼帘的，是如黛的远山，此时渐显出葱绿的本色；是陌上渐次的花开，色彩斑斓，仿如大师笔下的水彩画。

在这柔和的春风里，带着两个孙子、已在房间里猫了一冬的老婆就更加忙碌了。她先是把一件件花花绿绿的小儿衣服洗净，晾在外面的竹竿上，又换上长筒雨靴，“唯唯唯”地跑到菜园子里，把正在抽蔓拔节的青菜刹了，抱到屋檐下摊开晾晒，准备过几天再腌制入坛。

院子前的禾场坪上，小孙子和小孙女骑在玩具车上嬉戏玩耍。没多久，小孙女似乎是被她的哥哥欺负了，“哇哇”地大哭起来。老婆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忙过去把孙女抱起来。她似乎还在惦记着园子里的活计，一边“嗯嗯哦哦”地哄着孙女，一边又向菜园子走去。

园子里，芳草萋萋，菜花渐露新黄。也许是天气仍然寒冷的缘故，平时常见的蜂蝶，依然无影无踪。倒是体小身健的黄豆鸟，不时被老婆走过的脚步从蔬菜草丛间惊起，飞到园旁的树木或园子上空，横跨架过的电线上尖叫起来。短而急促的“吼吼”声此起彼伏，仿佛是陌生的人类惊扰了它们的宁静生活，它们的叫声也让沉寂了许久的园子多了几分生机与热烈。

老婆祖孙两个在园子里来来去去转动，终于在园子里紧靠池塘的地方坐了下来。小孙女在她的呵护逗哄下，也停止了哭闹，虽然粉嫩的脸蛋上仍然挂着泪珠，但是，她很认真、很安然地吮着自己的一根手指，眼睛里闪着天真无邪的笑容。

池塘放水的坝口，早在去年冬天就被老婆用装满泥的纤维袋给堵得严严实实的，所以，池塘里早已蓄了满满的一塘水。水面波平，宁静如镜，隐隐泛着一丝幽幽的碧光。终究因为天冷，鱼虾还在水深处蛰伏，才让水面如此平静。

临水的园角，老婆在前几年时就栽了一株桃树，现在，已经长到茶杯口粗细的样子了。树叶落尽的枝干，虽然丫丫杈杈地凌乱交织，但是，树冠却很匀称，这是老婆很用心修剪的结果。枝头上，向阳面花蕾的正中心，已经染上一点隐隐的红心。看起来，离真正的开花绽放尚且有些时日。

一只黄豆鸟，或许是觉得自己正站在一个足够安全的高度，便忘乎所以地放肆聒噪，引得园子周围的黄豆鸟跟着争相呼应，让老婆怀里的小孙女不时有些紧张地盯着它看。

顺着池塘坝口而去的水渠，下面是一片位置较高的上滩水田，也是我家耕作多年的责任田，由于田的位置太高，灌溉用水，除了抽水，就指望这个池塘了。老婆刚才一直盯着池塘看，其实就是在盘算这一池水能否供得上那片田的灌溉用水量。

或许是时近中午的原因，一缕阳光居然从厚厚的云层里挤了出来，白花花阳光轻轻洒落，让园子瞬间就温暖起来，让人感到身上痒丝丝地舒服。老婆站起来，准备回家拿来工具和纤维袋继续加高水塘的坝口，让池塘蓄上更多的水。